

集部

剡源文集卷十八

元　戴表元　撰

題

題繆氏族譜

中世士大夫専尚譜牒以為宗法廢所頼以攷訂昭穆而知氏族之所自来惟有此耳然亦有不幸兵爕蕩析漂寄荒逺併遺故老不可物色者其勢無如之何則往往謹藏諸心遇官學所歴博問而精覈之萬一或庶

幾焉信州之繆為儒已久其族聚居上饒靈山之陽謂之繆源今猶及與沿江機宜諱君珪字振玉者交游江東呼繆作穆不間其復為他音也而信州之俗承襲淺俚乃猶以為繆戾之繆至是機宜之族子若鳳教授天台又得合黄岩平陽長溪之譜其世次由江南之近年上遡戰國以達於魯穆曰史記孟子書穆通作繆定其望曰瑯琊蘭陵東海而三郡皆近於魯吾家彦肅秘書又題文譜端辨秦穆公書録秦誓蒙毅傳不應罪其殺

三良棄百里奚魯穆姜書於春秋列女傳不宜譏其性慧行亂而皆改從繆戾之謚秦魯臣子亦不應以惡謚加其所尊謂宜於譜直書穆氏為合於古辭嚴義備可以一洗千古之惑覽者其慎詳之

題新刻衷氏孝經說後

右衷正肅公廣微孝經說三卷前一卷已刋在宣州學官有知州王侍郎附註行於世餘二卷引論語孟子而發者余未之見也正肅於余為鄉先生先伯大父雲臺

府君託同甲戌進士第為通家尊行餘言緒論講問為多蓋正肅公之父正獻公叔和學於象山陸文安公正肅公雖不逮事象山而家庭承襲深有源委豈惟正肅公自洛學東行諸大儒各以所聞分門授徒晦菴朱文公在閩東萊吕成公在浙南軒張宣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又皆各有所授往往散布遠近殊途同歸而象山之傳獨盛於四明正獻正肅父子若文元楊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質端獻沈公晦叔其尤著者也正

肅公旣貴嘗持江東憲節數數為士大夫講象山之說行部之貴溪乃為象山改創祠塾故江東之人自正肅公而尊象山之道益嚴貴溪姜翔仲之先世故當時講下士大夫一人之數翔仲今又為侍祠諸生能取家藏是書併刋之塾中可謂鶴鳴而子和之矣余實不敏區區家世亦有與翔仲同者遂不得讓而繫名其編末云大德十年丙午歲後正月旣望識

題徐可與詩卷

雪窓先生張武子諱良臣自洪徙鄞高才博學妙為詩為吾鄉渡江以来詩祖凡後生操觚弄翰而有事於篇什者未有不出其門者也天性清曠不營生業子孫未再世即棄丘壟廬舍去而它游詩事遂如贅疣有一女嫁上饒徐氏其子是為忠愍公以進士第一人得名於時忠愍公貴不知能收恤張氏子孫與否獨甞見其板刋雪窓詩一編則出於忠愍公家所為刋雖不多然相去百年江湖名字寂寞猶賴此得在人目睫耳大德丙

午歲余来上饒且四年訪求忠愍公家猶張氏之於吾鄉而公從子可與名九齡數數辱以詩見交余讀之波瀾淵深音節韶美於是不但喜是邦故家典刑之未墜而吾鄉詩祖氣脉沿接所謂適空谷者聞足音而欣然非邪

題陸渭南遺文抄後

右陸渭南遺文一帙用王理得本傳抄帙後有庚饒州繫譜饒州端士惜放翁所作韓氏南園記無甚諛語而

子孫諱之不載於家集其論厚矣自饒州以下又詆其
閱古泉記及賀平原二子除秘閣等啓以為不當作余
嘗聞好事者說謂放翁晚歲食貧牽於幼子之累賴以
文字取妍韓氏遂得近臣恩數遍官數子此說既行而
凡異時不樂於放翁之進與忌其文辭者同為一舌以
排之至於死且百年同時爭名角進之人亦已俱盡宜
有定論而猶未止蓋其事可傷悲者焉渡江以來如放
翁可謂問學行義人矣諗其放阨而不傷困窶而能肆

不可謂無君子之守就令但如常人之見欲為身謀為子孫謀當盛年時知已如麻何待七八十歲之後始媢一戚里權幸而為之邪雖血氣既衰聖人不免於戒不可謂世之君子必當然也謂世之君子必當然者其自待亦不厚矣然放翁固有不得辭者窮不能忘仕為文不能不狥人之求龐眉皓髮屑屑道途之閒而曰我意非有他也人誰能諒之哉此編取饒州之意於南園閱古二記存而不去使世人知放翁不絕於韓氏者其語

止此其賀除秘閣等啓絶不類本作余於文不敢謂知之若俗雅四三人望而能辯其為放翁與否也併告理得使删去云

題吕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丞相忠穆吕公以勲業為渡江名臣而常躭悦文藻云得法於李邦直復初之大父於忠穆為孫亦承學於放翁非稱其家兒耶近世負官簿者自貴而捐閒業之謙名師資者自賤而失守道之髙皆不復中原遺俗矣披

味此卷令人恍然

題寳葉真

身不待帛而温名不依權而著此吾所見於源公者也及乎苦心密行憂萬人之失乳而不敢私其形者吾亦不得而知之今乃見其真有古墨氏之風也

題奬孝詩卷後

右奬孝詩一帙騷壇名公奬康彦中公廬墓之孝者也公諱敬字彦中鄮茅山世宦裔也其伯兄萬石君敫奇

吾剡源山水購茂林通冢張氏山窆之乃考迪功郎維翰府君公以成童之年自扶柩至兆既葬别閒泣曰吾不忍遠離吾親也遂獨留廬墓讀書張氏嘉其孝且俊妻贅之因家茂林為奉化人今其子姓詵詵門昌資裕孝讓之風藹然為鄉族望有繇也一日余訪公後安時先生於讀書齋適見是帙讀之慨曰是詩也所謂樹風聲表宅里者也家庭之範在是鄉黨之則在是國之忠臣必有出於是門者矣康氏子孫能寶藏越今而時閱之

亦可謂宅心孝讓而尊祖敬宗者矣表元也幸得以稽孝子之世而譜其行庸附名孝子之録以託於不朽大德十二年仲春望日題

題董彦醇詩後

始余過竹溪董氏舍見諸少年諷書林樾間童冠相錯笙和玉明時兵革新息肩文獻散落私以為故家遺俗適當然耳越二十年復来前所見子弟皆肄習脩飾咸偉丈夫而余年浸倦衰交游益荒為之驚喜過望有名

儒金字彦醇覝詩一小編閲之則其氣士衡入洛之雋其趣仲宣遊鄴之暢也於是與之語累晝夜娓娓皆起人意而每及詩輙求益不置嗟乎士之生患無以為之家有家矣患無以為之徒有徒矣患無以為之志彦醇内承賢父兄積累之資外収良師友殫洽之助觚鉛緗素不絶於席衣冠軒蓋日盈其門所以開彦醇而廸之以必進者不遺餘力此其志豈小小顧余之不敏何足以慰酬之抑學者之為詩猶富貴之求丹然世以為無

丹不必學又以丹為自成不待學皆過矣若必待學而成則當捐紛華豢養草衣木食輕寒暑忘饑渴以求於深山大澤之中萬一或遇其人而得其法而世累不可盡棄人亦有自能清静淡薄不出户庭而致其人與其書者是葢有數不可以一槩論然亦必其受道之質去常人逺甚然後可得彦醇之得於天者豐矣其益修而俟焉

題趙考成遺事後

益都趙昌甫諱成以國信使屬官隨其父南使事在淳
祐辛丑是時當蔡破蜀潰之後淮漢創殘甫息南事亦
甚岌岌行人玉帛好問往来無虛歲不知趙君等何以
拘縶如此之久也史子申雖非良相然熟於料敵能得
人死力又善置耳目偵候非後来當國者比當由境外
結約先有私許通變事宜及使至而國論異同不得如
請展轉遷延伺報不決它相繼至幸謀不已出置之不
以為意以故留滯至於三十六年乎正使月呂蔑思偶

以中毒死其餘者十四人散處不知存在而趙君從實
慶得及兵至城下生還嗚呼匹夫杯酒意氣許與尚一
語不忍負朋輩而況國事握節銜命如趙君可以言使
臣矣得一令長歸見天日而死萬萬無恨功賞厚薄不
足置齒牙也而兵交受人使問至於三十六年不得報
死者且盡而謀國之人不知此不可以為寒心乎余不
及識趙君士大夫多言其諸子世顯者能誦事實於人
以揭其先烈然則仁者宜有後趙氏之澤殆未可量也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所翁畫龍雖近出真者世不多有其法當欲畫時遊戲取人縑素用墨瀾潑有及有不及乘快隱隱數筆龍藏其中矣憑陵突兀恍惚變滅盖君自以寄意為樂龍成傍附題述辭翰散朗與畫相入真奇物也世人見其易就輙亦造次擬為之不滿一笑此卷微瀾細靄瀰漫通幅前衝後擁略具鱗鬛點染精緻殆非一時信手之作姚氏謹藏之

題坡書歐陽公鷓鴣圖

右草書歐陽公鷓鴣詞一卷建業翁舜咨得於姑孰士大夫家從来以為山谷書漁陽鮮于伯機以為東坡草書世人見者絶少余嘗見所書秋聲賦筆法與此畧相髣髴蓋皆書歐陽公所作一時師友心相鄉往風流映帶自古未之有也夏雞者京西人以名鷓鴣南衙捉仗事出唐書南字不作兩令人以捉字為促字之誤皆非也

題蜀蘇氏族譜後

人情之望於天者其為福不一端而莫良於有後然非可以容易言也蜀蘇文忠公論揚雄之無後以為有其名而無實之報夫揚雄之賢而文非可例以無實斷也公之論雄如此決非敢謂我為安然無愧歉於心而有所覬於他日者然其家屛處荒遠鬱勃幾世至宫師公始以名字動於京師不過得一編太常禮書而卒至文忠公兄弟大科異等名官美爵若僅酬之者然榮華幾

何忌嫉不少因而逋流分竄於蠻煙蜑雨之域洶洶至身死而未定人以為無天道矣誠不自意時移事換之後子孫幸而存者皆以家世録用其星居他處譜牒不可詳考乃若二公之後皆嘗守婺而留居婺者皆延二公之賞班班預於天官之籍余辛未歲主太學閒有六世孫塏字伯清方以是時入為弟子員而未及接越三十六年乃相見於杭出所叙次昭穆整整不亂為之驚嗟喜詫當二公之與諸賢得禍也纍然在機穽之中想

望章蔡威嚴何敢仰首視死骨未寒而彼二宗衰微銷滅言之令人頸縮嘗見建州章氏家登科題名記惇雖位至宰相醜其人削而不録莆田姓蔡士人書應舉卷首明稱不係罪人京卞子孫士大夫能不沒其名則百世之下它人亦為之驚嗟喜詫一辱其身雖子孫猶知羞而諱之可不懼哉伯清疏通有醖籍少余年數歲拳拳以文章詞學自重蓋不愧蘇氏家法云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所藏朱文公遺墨

吳康肅公以清純讜直為江南名臣朱文公銘其墓誰復有異評者今又獲觀文公親書為公所作唁踈挽歌二幅彌可珍尚其時士大夫人人愛惜自重不敢棄其身為不肖者不但名義當然亦懼端人正士之不與而或議其後爾嗚呼嚴哉

題貫休畫羅漢

此老禪律詩液流布縑素乃作此變幻詼詭相耶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古人臨書臨意不臨形若長短闊狹規規求似强勉而不自然乃優孟之學孫叔敖耳鄧君臨蘭亭此卷改用小字絶不用舊本而規模法度皆足俊哉

題秦景山遺藁

余嘗愛秦漢以前士大夫慷慨多奇氣為人排難解急而不居其功若魯仲連虞卿張孟談皆是虞卿號能著書書不傳自餘無所著然三人者雖不著書或著而不傳其言議風指猶表見於世也余中歲更涉患難偶幸

不死晚始及聞廣陵秦景山之為人景山與余同太學任在後其佐幕淮南嘗畫策全城及論賞優秩輙拂衣不受去竟以貧死胸次賢於人遠甚既而其子弟出遺文相示閱之舂容醖籍雍雍然周乎人情而達於世變信乎其為有本之言哉

題曾道士祖師詩卷

信之為州東連浙南接閩西達江楚山緜水迤居可以養真全身出便於馳名遂志故其地常為髙人奇士窟

宅余平生所嘗交游名字班班可按也洎余之来流輩俱盡而惟深岩邃谷能從事於神仙世外之學者翛然獨感為之徘徊太息州南有貞慶宫當郊闕之會而據溪山之要道士曾法師居之每歲時休沐講肄之隙必一往臨眺法師又氣誼深古至必綢繆傾盡一日出其祖師無無薛公鈞隱岩公詩編相示讀之有南華鵬鷃之趣薛門鸞鵠之韻不但葩華摇落之餘以歸根反本為慰而衣冠故家門祚荒絶如法師之為人子孫能揚

先礜起遺業尤絶無而僅有也

題王秀才靈山籖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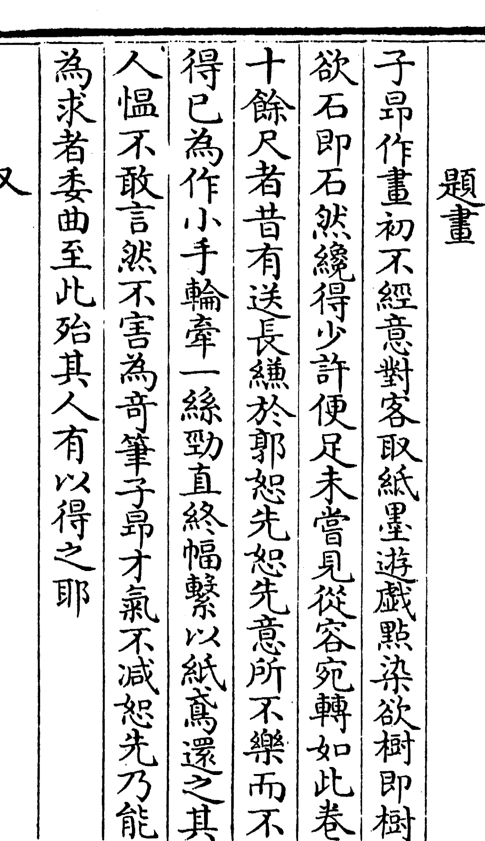
人情之於吉凶避就有不能自決者必決之龜筮然後行事雖古聖人皆然後世祀愈凟卜愈繁乃至莛篿环珓之屬亦在所取王秀才作靈山籖詩復據易卦為辭近古哉

題趙幾仲詩編後

趙文昌幾仲自錢塘赴東嘉守時余方在太學縁余仁

翁胡國器交游故亦及造館下文昌以諸王孫奇才高等名為詩所與相倡和者劉養厚柴景山為多二君皆布衣頗以章句自負仁翁國器終有名宦心不敢與較高下也至余則從旁傳賞歎羨而已然其音響氣趣未嘗不熟詢而詳叩之故於時雖科舉俗學之累多若詩之古近興廢本末不可謂不知其槩矣越數年兵火奔播偶有天幸不死俗學於是盡廢詩亦不足以為名近憶舊有從游姓氏茫然不知誰亡誰在来上饒有閩清

趙主簿槜致軒詩一編見示讀之文昌所作也自唐宋以来詩之存而傳者皆其人手自科簡或家有賢子孫能珍鑒之故不致冗雜散逸主簿君於文昌為的嗣所編既一一精選博載而卷中養原仁翁之徒斕斑在目為之喜而感感極而繼之歎也文昌詩襲清於放翁潜夫資欒於堯章季蕃其襟懐學問遠有渡江前諸老端緒非近世單閧陋識所可窺議主簿君更為搜訪彙聚以俟知者出焉



題畫

子昂作畫初不經意對客取紙墨遊戲點染欲樹即樹欲石即石然纔得少許便足未嘗見從容宛轉如此卷十餘尺者昔有送長縑於郭恕先恕先意所不樂而不得已為作小手輪牽一絲勁直終幅繫以紙鳶還之其人愠不敢言然不害為奇筆子昂才氣不減恕先乃能為求者委曲至此殆其人有以得之耶

又

吳興錢選能畫嗜酒酒不醉不能畫然絕醉不可畫矣惟將醉醺醺然心手調和時是其畫趣畫成亦不暇計較往往為好事者持去今人有圖記精明又旁附繆詩猥札者蓋贗本非親作設親作亦非得意畫也此卷煙林水嶼伸紙數尺自非須史可就想見經營布置時累醉不一醉祝提學云有人仕吳詣錢生值醉得之良是

題盧鴻草堂圖

古之隱人多枯苦簡薄安有美池苑臺榭如此圖所傳

者蓋開元間官府就嵩洛佳處用公庫錢營飾以賜之又於其中聚學徒五百人非獨居長往之比也畫本通幅今改作十段不失元致覽之令人精爽飛動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

大德辛丑夏余寓錢塘張検校招歸其家池亭飲於時隆暑會者數客席端仇廉訪微笑問是亭宜何名余名之曰清風廉訪公大喜稱善因娓娓欵論移日酒散各別去不相聞然心知其人中原故家君子也越四年留

信州有妙年書生攜其祖雲軒仇先生訓子詩卷見示叩之即廉訪公尊翁所作嗟乎有是哉詩三章皆有所指切而辭情溫厚音韻閑適可以優游起發無急迫苛厲之氣想見其居家無言而令行不怒而威立士大夫輕窮達忘貴賤所至有以自養亦不遽隤其家聲者用此道耳仇氏世世謹藏之

題畫卷

此卷修顙深目衣裳而拱者一人服同而貌微瘠肩隨

於旁者二人題者皆以為孔氏師弟子似矣投器地上袒而舞者一人或以為楚接輿或以為榮啓期則余不能知也余又有疑地上所投近飲器而此一人立飲而無席古又未有小冠及加巾而四人冠皆小而加巾則俱未可知也然筆製精妙自非近物必有博識能定之者

題十一子像

昔吾嘗論太史公敘孔氏門人不當有七十子之數文

翁又圖七十二人者於廟皆非所以尊夫子夫聖人之生於世其道之及人如天地之成物大者大成之小者小成之而可以數計乎與孔子同時人雖尚多賢竊計未有踰於老子者夫子且嘗問禮今禮家雜記其言多本老子則老子之賢在其當時所嘗學道而去為君子者何可勝筭豈止如今杜君所舉十弟子而已而杜君學仙謂老子為仙祖十子者皆得老子之道而仙吾友趙子昂畫不易得乃為之十一像像繫一傳其於老子

也是猶不免作漢人尊孔子意耶

題胡瓌報麈圖

胡瓌報麈圖事具畫史此作騰趠精迅毫縷鋳縫間俱有動意是其真跡無疑報麈者異時邉堠以麈起計馬數多寡數騎疾馳束首鳥舉電抹前無行羣後脫追者壯哉

跋劉文節公帖

嘉定初誅權奸以舊老召文節劉公於瀘垂入國門出

之襄陽其惓惓之心出處進退之際有羡於陸生何足怪哉陸生不知何如人吾聞唐宣公謫忠州無所用心惟著方論醫家至今賴之近世放翁廢居山陰徃徃野服行山蹊背囊施藥活人無數生兒多以陸為名者人名跡晦著不足論陸氏世有賢達不得志則隱於醫藥事適相襲如此皆文節公意也

題温上人心經

温上人面目嚴冷人欲求一笑不可得亦不肯輕謟人

而遇其性所喜悅驩然自留得錢出户即散施貧者或多則袖擕以訪失職賢士大夫而與之布袍葛屨放浪嘯傲於西湖三竺間五十年吾觀其人視策名貨利為何等物故其翰墨流落人間足堪把玩又善以意寫蒲萄遊戲遇物立成至有氣力者具紙素邀之輒又一筆不與間東昌徐仲彬云時時過其家傾懷盡興淋漓揮灑皆不求而作此卷心經乃其行書尤為難得徐氏幸寶藏之

書張浮休郴行録後

元豐靈州之役士大夫不得其位而不能諫止則有之矣又可攘臂踴躍於其間哉余讀浮休公自序此篇之辭軒軒然如喜事少年不以三數萬不得同歸之人為戚而以其身得周遊縱觀為快初甚疑之久而知公之為長者人也師之初出朝廷貴臣自呂公公著孫公同而下皆嘗引大體爭之不得張公於時一陳留縣令耳被敕從軍辭受之節行留之責皆非力所能及既在

行實隷高遵裕帳下而靈州傳城之戰沮劉昌祚軍使不得奪闗而入者敗形自遵裕始遵裕固非公所素事然乘其敗而訐之則虧為人僚屬之誼且既皆受罪於朝跡之則近怨故一不敢置辭而但載經行交際寒暑變遷風土異同以為好事之助西羌為中國患幾數百年患不善攻不患不可攻故又激發言之以啓後來者此仁人志士之所喜聞者也世之人食焉而共其禄勝焉而分其功小有戾責揭於書暴於人曰我不與我不

與是尚可立足於公之下風哉

題梅菴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吾鄉汪村有隱君子曰汪度仲容朴學而好修當魏文節公家無恙時仲容年少及以布衣客於其父子閒文節家固多士仲容又特喜交結四方知名人因而不遠數百里千里與仲容過從者不絶余生晩不及識仲容每過其閭為之徘徊仰慕肅容致歎而後得去袁氏兄弟與汪有婣一日從汪村傍近小民家梁庋閒得故紙

一束猗摭而綴葺之知爲梅菴柴君爲仲容自書所作詩柴君諱㞦字張甫梅菴其别號也計當與王季夷張武子一輩前後在文節公家文節公家數世卭隴皆在吾鄉歲時往返不一柴君豈非從後車載来耶抑或如晉宋間人相思命駕乘興泛舟而行也一時溪山草木辱其顧盼或發於談笑賦詠亦甚光寵矣柴君詩極佳字體奇崛縱恣讀之不能盡悉卷中所與人達者如眞舍人宋眉州窮者如葛天民白玉蟾閭徃徃度史丞相

家羣從相去未百年向来功名富貴忽然如電光石火之過眼而廢箋敗墨出於塵煤蟲鼠之餘者令人愛惜如此古人輕齊景公千駟而高孤竹君二子之義豈不以此哉汪村人尚能言柴君黯黯然一狂酒徒耳来仲容家家人厭其索酒不已不無倦色而仲容禮之愈勤夜分醉極不能引體即睡擁被曳席明日四壁皆有吐迹葛天民名行怪濁世言白玉蟾事尤可駭而柴君與之相好逃形變跡亦相類世無神仙則已果有之大丈

夫不得志於俗子中則飄飄然凌雲霞鞭鸞凰而遊於坱圠八極之表以逞發其所欲適何足怪哉前輩風流日就泯沒祇如仲容本末言者亦少後来盍不得聞此卷幸袁氏兄弟寳之他日更會稡柴君他事相發以信其為人也

題孫常州摘藁

孫常州天資篤雅瀟灑人也晚歲歸卧四明山中即園池之適易軒馬之榮用篇翰之勤寄簿書之能而尤好

哦白樂天詩意至輙效其體爲之得之不勞而神全機縱坐客往往服其敏而慕其達也余以連姻往來屢預其集每見琴樽杖席之間詩行酒起酒倦詩止名談勢語終夕不及私歎一時風流略與樂天何異亦由承平士大夫氣習薫摩沾灌之所致而今豈復易得斯人哉公既沒其子將版刻家集以傳而所作極多力未能及遂先摘刊一二以荅求者此藁是也余讀而潸然昔樂天以無子爲恨垂老手自編次詩文寄藏浮屠之室以

求傳久其言悲傷之甚而公有子如此又可敬也

題趙郎中詩卷

寶祐景定中山陰趙郎中以清材直氣不容於時退居山臺而四方士大夫從之如雲余聞其家客至日以累十數至輒留連竟夕東琴西奕南書北畫談笑縱横人人自以為得盡其意也晚年卧病事力益衰然一日無客則為之憮然不樂其天性如此雅善為詩規模風度宛然在陸務觀髙續古之間而尤精行草每一篇出師

於好事者幸而得之尺箋寸楮不翅重寶今蔚公所收遂至百首又多有塗竄點定蹤跡不作意而甚諳理殊足珍也剡源戴表元書

題湯仲友詩卷

湯君仲友兵後猶在吴中余屢得其詩讀之蓋年七十餘矣深沉醖籍足稱遺老此卷固是其少作耶舊時江湖間諸公以詩行不少謂之詩客公卿折節交之自華子山敖器之劉潛夫前後詩禍作士氣稍稍摧沮雖不

絶然不得如昔矣剡源戴表元書

跋史和旨詩卷

宋時宰相世家多言韓吕二氏之盛皆蔓延至今然問其人之賢必多言吕氏夫吕氏豈能皆賢而無過哉君子愛之也從而為之辭至於韓氏忠獻之後一跌而不可支遂使不得容於世論他有令善者亦若分受其辱余嘗疑之蓋韓也多敏於才吕也多遜於學遜而學者人常進之敏而才者人常退之此人事亦天道也渡江

以後世家之盛獨在史氏遂欲與韓呂為三文惠開國淳風粹猷載在方册生其門者人懷卿輔之望兩制以下或所不屑然及文惠之存乃有同産弟删定君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禄以終其身删定沒授官者必欲以貤其子其子和旨君又辭不拜夫生而貴有德而禄命也不必以不仕然後為賢而況富貴人之常情二君於此顧能有所不為辭遜之節植於一門非講之而習履之而察有以養其心而不亂殆不至此

此固尚德君子成人之美者之所願聞也戊寅之冬和旨諸孫景肅出所藏和旨遺墨相示詩若干皆清純典客有詩書仁義之味筆墨超勁可以想見其人景肅好修強記誦前言往行本末整整云自删定以來父子祖孫人人有集世家學問之澤其不在兹乎經有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景肅歸而倡其諸弟者思所以承之哉

題萬竹王君詩後

吾鄉萬竹詩種發芽於高公端叔端叔本中原將家右族扈從南来以邱壟在萬竹寮廣岡愛而居之學者因尊稱之為萬竹先生其詩酕醇委宛出於離騷號茶甘集然端叔實未嘗得久居萬竹居萬竹久者大家惟王氏而不為端叔之學非薄其學不為大抵異時江南士大夫發身亢宗必須由明經詞賦進士業而端叔雖名高道尊往往不得志於科舉余聞之舅祖鄭公善父鄉貢嘗假館王氏秀發諸祖家言端叔歲時一歸上冢必

詣王氏流連欵篤如鄰曲王氏先世待之如奉貴官及退而輒相與歎其無成而惜其徒老以死如此何縁肯為其學至秀發之子萑居古桐始為詩有茶甘之風古桐君死三十年而羣從某以棠墅稾傳棠墅之視古桐直肩隨之其闖茶甘亦可翹足及也傳不云乎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科舉學盡衰士得返本趨古萬竹之世家不患無古桐棠墅之好故余於題其遺編而為詳具文獻之淵源如左以俟聞茶甘之風者考焉

題蕭子西詩卷後

蕭子西詩若干篇已經其姊夫王丞公達善校定者一一可諷詠未經者屬余評之始余與丞公往還時居相鄰雖説詩大抵各以承平世家學問相蕩滌譬如飲食之於庶羞肴饌以為不可闕耳未知詩之雋永極味也年俱老蒼加之以世故兵革羇旅炎涼之憂攻之於外田園婚嫁朝暮之廹撓之於内於是詩味之酸醎苦辣煎煮百出如膏骨糜果蜜力盡津竭而甘生焉故平生與

丞公倡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時為多又方其時同遊佳
朋友皆無恙舒舜侯在馬嶴劉正仲在雁蒼胡元魯在
峡石每兵休事定輙一會合必有詩郵急於百返危韻
或乃共和争奇鬬博下至傳槀生徒執硯童孺欬唾相
熏亦有法則令一輩衣冠悉皆凋謝而惟老夫凄然孤
留人遂無從余問詩者竊自怏怏慨歎謂不復談此事
矣里閈之間乃得子西山陽笛聲之感黄公酒壚之憶
為之悠然上心抑余評子西詩氣清而能不枯趣廣而

能不埋其模擬造詣處不愧古人次猶當在丞公伯仲之間乎使舒劉諸公在必以余為知言

題王氏寓菴遺藁

吾鄉王氏自伯倫季嘉兩先生不但以文學科目起家其發言制行足以儀範閭里涖官行志足以潤益政治事具山陰陸放翁所撰舉詞墓誌余為兒童時猶及識其諸孫行十數公皆修衣冠高風裁人人能言家世本末盖可謂桂林無惡枝藍田少凡礦也技老火爕百折

之餘乃方得見寓菴遺槀於其孫得塗寓菴名㝎字抑之於兩先生為從子嘗以詞賦再貢於有司七上禮部不售僅晚授南廊一秩丞佐小邑權雖卑不肯齷齪苟禄屢與上官爭役錢辯水利列邊防形勢欲以經濟自見言既不酬即和淵明歸去来辭棄官歸養灑然有近古豪傑之風亦不負王氏家法矣然死未百年宗緒單落殘章斷簡平生辛苦纉述而欲存者幾不自保而其孫偶由甥館宛轉得之自古文人才士學成言立而不

傳者何限寓菴之傳似有以相之而然乎因觀槀中同時還往若端本李淳伯吴伯華之徒异時皆峥嵘名輩杯觴冠蓋笑談無虚日而今問其子孫一無在者可為惋歎安知吾黨無能賛汝南先賢傳襄陽耆舊者其以此槀補之剡源戴表元書

題表通父詞卷

姑蘇表通父示余長橋秋夜詞題為懐湯師言張叔夏諸人而作余少年時屢過其地攬慕古人風流遺跡俛

仰太息亦知為游行快心處於時舉措輕捷交游易得不知世間離合之苦顧今此樂既不數數而同輩友朋消爍且盡幸而存者復憔悴無聊賴故讀通父詞而悲又羨通父之襟誼能文而好禮皆余所欲為而不可得也

題京兆劉侯事後

人之生世其壽之大都不過百有餘歲百有餘歲之身寄於無窮之宇宙其間不翅旦暮縱使殫膏粱之養窮

血氣之樂亦復能幾何哉而有奪於旦暮無幾何之不忍至於隳名敗節以遺無窮之恨則可為痛惜甚矣故顏真卿張巡之徒之不得死於牖下君子榮之也謂之考終命季陵孔光之惜身顧廕君子慚之也謂之媮生吾於京兆劉祥卿之言其父之事亦欲有以慰其心而榮之祥卿之父死於卭部川卭部川者西南蠻夷種所居異時邉吏以恩信覊縻之不盡用内地法然猶時時桀驁不可猝定祥卿之父以招討深入其巢穴既受約

東而變起不虞力戰死焉祥卿於時年尚幼殆長大從人語及本末必悲傷感愴不自禁嗚呼孝哉祥卿勇哉其先公乎然祥卿將家子方好文墨謙謙士大夫間行身揚其先美此殆劉氏義烈之報時方念功豈無知之而為之言者祥卿静竢之

題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

易以象為書而理附焉亦猶人之有是耳目口鼻四體然後可以論其視聽言動云爾而世之言理者先去象

不知去象則理於何所附而存哉漢之易林存者惟焦氏一家士大夫占筮多用之其餘京房孟喜諸人之學竊意王弼註未行時必且家有其說一時以好惡廢棄而千載之下遂茫然不可復考余為之恨恨久矣然亦疑古聖人之為此書何緣止於卜筮最後乃得新安朱文公本義啓蒙於程邵外時時出入沙隨漢上而一斷以占法上不失潔靜精微之教而下可通吉凶鬼神之變於是盡舍他學而學之又得今雙溪王公筆記其說

以書起象以象明理又謂雜物撰德興於中文而互體不可廢又謂麻衣非直河圖非錯之類討論講貫其在文公鄉間師友間幾於鶴鳴而子和也語曰屨不必同同於適足味不必同同於適口語不必同同於適理學者取其大要而姑置其小疑云大德己亥歲仲夏十日後學剡源戴某書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

氏族惟王最盛最難考蓋自秦漢初則既淆亂王子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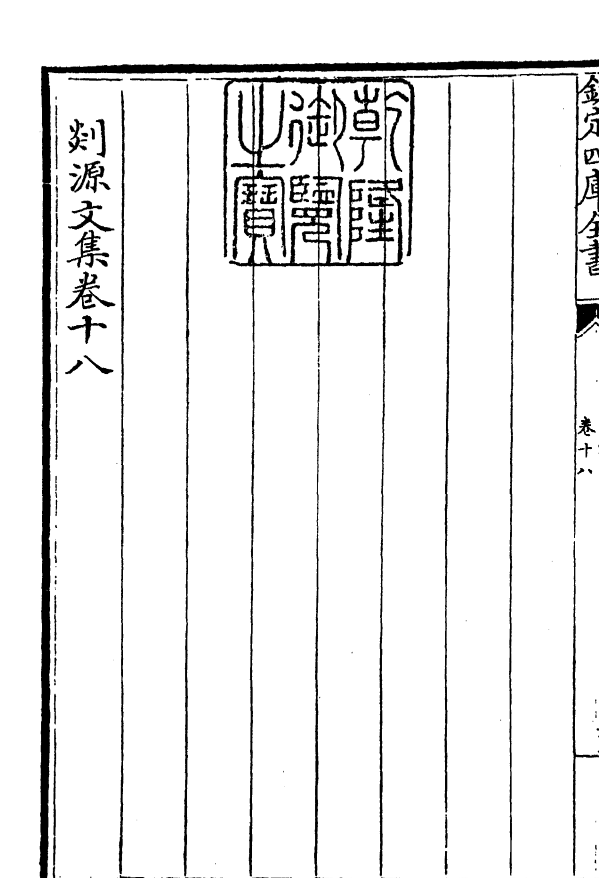
之後與齊諸田改姓者人莫能辨元城王家有欲以古禮取名而身娶於王他可知也士大夫又逺二千年亂離竄徙譜牒散亡乃欲追補渺茫無據之昭穆亦甚勞苦然自吾耳目所可知而又不即紀則愈後者愈無若之何發源武口王氏獨能知其出於齊大夫王子成父為太原王氏其次居祁縣可知者為東漢隱士烈其次見於韓文公所為墓碑可知者為唐尚書郎元暕自此下凡十五世其所以能然者以宋嘉祐戊戌歲有七世

孫左承事郎國子監主簿知撫州崇仁縣汝舟嘗為九族圖嘉定辛未歲有十世孫中奉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炎嘗為世系録而其宗遂因之而不散録成後迨今又幾九十年中奉公之曾孫傳又搜討綴緝增為五卷而徵言於余余既嘉王氏世德之長義風之美而前後賢子孫能為人之所難知尊祖合族之道遂喜而為之書

題周氏先世書帖

余初來杭即與周子一同遊同杭學同治詞賦相善也

余先仕數年歸而聞子一領江東學事甚恨不得見子一既死其弟以家藏書帖見示盖子一戊午歳秋賦初出其父喜其所試如格而書以與之者也是歳子一遂充鄉貢閲之令人悽感又以見異時雖科舉學父兄子弟於平居造次必以成人相期者其事如此而豈可盡廢哉



剡源文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剡源文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剡源文集卷十九

元 戴表元 撰

題

題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右趙子昂摹李龍眠飛騎習射圖一卷子昂故諸王孫家無畫種其藝之至此盖天機所激一學便似非如他人疲精竭力而能者也每畫成子昂亦自愛重張景亮是其外甥人欲得之者多從景亮索覓故亮雖朝暮見

畫而未嘗得留此卷初本龍眠元豐間試院所作子昂
摹時猶未涉世故學問之氣可掬開玩數四令人灑然

題明皇聽樂圖

右龍眠李伯時畫明皇聽樂圖一卷樂壞久矣至於新
聲異曲衒耀動蕩未有如此圖者宣和諸公憑陵富盛
祖述棃園霓裳遺製而為之伯時不得不任其責此圖
豈平生沉著得意趣耶

題洪厓圖

韓仲文示余畫一卷云洪厓圖洪厓之真若是與否余不可知然觀其裹裹鮮華徒御輝赫乃如虞卿蔡澤之容辭諸侯過相國而歸者豈若草衣木食泥飯水飲之為安乎或曰神仙家何所不有彼不舟車而速不供具而佚不館置而能不乏使而子欲以世俗耳目料之過矣玩詠累日頗令人增煙霞棲遲之想

題怪木疎篁

文湖州墨竹世所通識不聞其喜作它畫也州倅番陽

吴傒熙載家世雅素乃能寶藏怪木一紙湖州自是日嘗併寫踈篁而熙載偶逸之矣蓟邱李傒仲賔作竹来自湖州筆力足以追配因請為補遺而合刋於奉化學宫以與好事者共之異時風流潤澤衣被照映於是邦文獻為有助云

題石鼓考

石鼓至臨川王順伯之説盡矣其駮鄭漁仲以為非秦篆然許叔重説文解字本出小篆順伯信石鼓非小篆

而取以為據何也俟博古者更考之

題蘇氏三帖

蜀學無工書者東坡以高才餘事為之化其子弟彬彬然皆有家法必有得於墨池筆塚之外令人胸中無十卷書輙欲假借眩惑以為坡蹟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卷三手是其真作無疑子由真當為弟叔黨真當為子矣

題李端叔帖

往時文士嘗經歐蘇二公門下者談話皆有模楷其不

然者雖立名字往往不能成家姑溪李端叔從蘇公晚在秦晁張陳諸君後而受知不淺人品瀟洒才藻精贍人尤珍其尺牘幾有漢人藏弆為榮之慕觀此二帖信然

題趙侍郎誥

趙侍郎書法在歐陽率更柳誠懸之間樓宣獻公所評誰敢異者尤稱其在吏部時告身書名端重勁直以為有體此誥乃侍郎自書以開國於高密者固是趙氏家

寶余嘗見唐誥書往往多用花書草體不知於何時以楷為體也侍郎書帖在其子孫甚多超揚縱恣如騫龍踔鳳不可名狀與今學書家所言歐柳異其書名一節出於偶爾觀者併詳之

題渡江諸賢帖

渡江以来人品如李伯紀丞相固當第一張魏公李莊簡固可相伯仲然皆流離困躓百折而忠純骨鯁之氣瀕死不衰呂元直附會其間優游取容比同時諸公盖

差少遂意由令較之所就亦復幾何哉山樓初寒繙閱遺墨為之毛髮森豎

題方公刪定家藏諸賢墨蹟

當秦檜專國時士大夫嗜進者蠅奔蚋集有自庶僚談笑至政府權𦤺可知也然亦往往未久而敗盖有自檜予之自檜奪之所得富貴幾何而名字汙人齒頰為千古歎辱不少四海九州共知其意見不同者莫如張德遠趙元鎮胡邦衡張無垢汪聖錫數公由令觀之人品

趙檜幾等而一時遇合俱不如檜人固不可以目睫淺近斷也困齋方公耕道起弋陽布衣得一科即上書陳宗社大計欲攻檜去之遂與前數公同黨官卒不顯終於金陵通守此其升沉壽夭非緣忤檜所致命偶當爾耳余来公鄉見公諸孫岀諸賢往還翰墨讀之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題王初寮家帖

古人往還寒暄慶弔尺牘不作浮語魏晉以来法帖可

考也北岳王氏蔵其家右丞検正提刑三世遺墨典刑文獻前輝後映良為故家竒寳然習俗相仍日非中原之舊矣嘉叟為陸務觀所作漁隠堂詩清純醖藉讀之令人心醉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晦翁先生平生未甞留意筆札而筆法端嚴簡勁如天球大壁不勞雕琢自然輝潤此帖舉坤卦文言敬義以警發學者尤可寳也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此書陳忠肅公崇寧間由黨謫廉州編管時歸訣其弟珩者也公見二蔡凶威叵測自分必死廉州然偶不死觀其隻身萬里流離顛沛死生怵迫之際於家人骨肉事一語不及而獨不忍史官用王安石私家日録汙衊正史既作此書外别有自撰墓誌文及追薦國忌疏文若干言備載辨誣論等囑其弟密藏之以為不幸身没而他日蔡氏敗國論明則萬一可以為吾之證而已無

他想也嗚呼其志良可憐哉然當是時尤以日録詆誣歸罪蔡卞而不及安石及来吾州作四明尊堯集始明白痛斥王氏而悔合浦之支離回護以為非矣然則此書於忠肅公固尤為未定之言也公自合浦崇寧二年至宣和六年凡强健幾二十寒暑始以病死蔡氏何嘗能殺之而國史朱墨本是非竟不行王氏録者公之驗也公死之明年蔡氏大敗至今道其姓名如糞穢聞之必唾而公殘箋廢墨脱於塵煤蠹鼠之餘者令人寶愛

如此士大夫可以知所擇矣至於一時諸老淵源學問之餘蔓延及於釋氏此盖喜其庶幾於孟子所謂不動心者學者不可專以為據也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近時縉紳先生以梅堂名於世若東武趙侍郎粹中毘陵蔣忠文公重珍其最著也建業翁氏亦有梅堂廬陵丞相文公天祥宋瑞題其扁亦為人所歆重嗚呼江南士大夫吾見其禄苟充宦苟達即崇園池飾館榭佳名

美號以相標者十人而十百人而百也而鄉閭修飾之夫欲自託於好事者一有營創輙從當時有聲勢者求其翰墨以為光寵當其盛時大書深刻金碧輝絢輿臺皁隸之徒嗟誇而歎詫然其為人卑汙齷齪雖復巧施為髙布置葢已不勝俗態醜狀不過反為林泉草木之辱有識者往往含笑棄唾而去然則人有所傳於世其行止進退何可不先自重哉文公之書點墨今成千金而翁氏數百年世家舜咨又堅苦好學擇粟而餐畨泉

而飲有貞儒碩士之風余也幸它日童稚成人門戶清立或輕舟道丹陽上三茅因尋建業以來舊遊而得登舜咨所謂梅堂者羹蔬啜茗相與仰瞻文公之清風而為舜咨詳論趙蔣諸賢之遺聞緒行固一快也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始余考論古今統系於周漢絕續之交三國南北朝五代離合之際未嘗不反覆疑之也乃至於今承學之士皆能黜魏遠吳尊蜀而進之則以子朱子通鑑綱目之

作有以補司馬公之未及焉然自朱說大明學者遂謂司馬本書為不能出此而訾之者何不諒其朔之之難也蓋司馬公之於系魏也既言之曰吾書起威烈訖後周記事不得不屬紀年紀年不得不承舊史故乃傳述為文而使觀者自詳焉非立褒貶之法撥亂反正如春秋然也朱子之綱目進於是矣又不過曰通鑑也目録也舉要也補遺也詳簡之不中也記識之不強也緣本書為之義例焉非斷斷然自名一書曰我行春秋之事

也余讀其書而感之昔者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其於春秋固魯史策書而自孟氏以来皆謂夫子作春

秋盖當時夫子老矣雖作春秋可以無辭也通鑑之事

宏於魯史綱目之心儉於春秋而二公敬古尊賢謹重

忠恕謫乎有君子之道矣然而詳焉者以使擇嚴焉者

以使守生乎百世之下聞乎二公之説其為幸也不既

多乎王君希聖與余年相伯仲才敏十倍於余示教所

作續漢春秋若干言不特發陳壽之膏肓助鑿齒之壘

守嚴辭正氣真司馬公之忠臣而視朱子又所謂於湯有光者也病困勦瘵之中諷讀併日為之作興顧辱不鄙見需序引歎縮再三莫知所發獨其鈍質有於通鑑綱目之書惓惓不能遽釋者題梗槩於卷後而歸之雖然余與希聖有朋友之義資多聞以蓄德俟餘力以學文方願相以勉焉

題茅生刻字後

古之書家無不能刻其謂之書刀後乃用以書丹入石

則愈勞矣余嘗行金焦間見米南宫題詩厓壁間鋒勢飛動遺老云皆其所自鑿令人名能書以刻字為耻殆非通論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余嘗評太史公書近於夫子春秋之義以十數而學者徒玩其辭拘者又引古異用攻之過苛雖不害於書之傳而後來者耳目益以陋矣會稽王君理得當書散學衰之季不棄其世守槀史記若干卷入南明山中讀之

自列傳以下篇為一詩顯有所規微有所表縁其多聞而精識故人研字摘舉得其當非臨文創意為僥倖一中之說者也君又早工詩妥律流麗足以笙鏞是書其自太史公視春秋庶幾騷人之於二南哉然余聞之作史如法家詳文著義而使人自避論史如禮家辨駁衆難而一歸於是二者之道可相起而不能相為也君尚有以教余者乎

題陳强甫樂府

少時閱唐人樂府花間集等作其體去五七言律詩不遠遇情愫不可直致輙略加隱括以通之故亦謂之曲然而繁聲碎句一無有焉近世作者幾類散語甚者竟不可讀余為之憒憒久矣山陰陳强甫示余無我辭一編體用姜白石趣近陸渭南而編名適與其家去非公無住詞相似是有以爽然於余心者哉

題陰符經後

右陰符經相傳其書出於黄帝盖養生家為黄帝之學

者之所作耳而言兵者亦咸稽焉古學散裂諸氏百家如蝟毛而起然未嘗不託於古先聖人以行其說至言黄帝尤怪妄不經更閱明智訖未有深非之者要以資於近用非所可廢而已如此書舍曰非黄帝所作遯世學道之士得而習之固不為無益也

題趙子昻琴原律畧後

趙子昻好音凡古之言音者靡不知也知之靡不能為也為之而示於人人習於今之音也駭而避之既又相

聚非訕子昂子昂抱其器與書發憤以悲余始聞其然亦以為子昂誠高絕其成書似太銳且當虛心盡人之言數千百年間爭音樂異同甚於聚訟獨今人紛紛哉久而得其書琴原律略等讀之則知今人所為非子昂者持今人而非之非持古人而非之也嗚呼豈不真可憐哉子昂為音始於琴子昂之琴子昂已自見於書吾舉今人琴以明之今人學琴者推楊司農司農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絃間得其碎然者傳於白雲之曲曰

此折竹聲也得其啞然者傳於夜烏之曲曰此投林聲也諸為曲皆若是曲成而合其譜然後曰某主某絃為某音為某音而琴成夫司農之琴纔近於莊生所言籟聲而安得為樂音乎將司農不以樂予琴而用無律之音乎將司農聖於伶倫后夔律成於心而無所事器乎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非之然當司農時猶自謂之新聲司農每一譜成而尸琴祭於寢曰吾安能為是聲吾琴必有祖吾祭祖余嘗私議之是司農琴當

司農自為祖而食之琴祖不食也爾来司農琴擅天下
投林折竹之聲兒童婦女聞而喻之則吲然而笑始也
兒童婦女習之久也縉紳大夫之安於近者幸其聲之
託諸古之器也隨而習之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
不能悲之然余雖知不當為司農琴竟亦不知當為何
琴雖知人之學之非而自無以語人今得子昂書始豁
然有以實於余心以子昂之於琴不誣也推之於他樂
知其皆可徵也顧子昂窮余知之又窮而人之好司農

者方盛姑私其書而勸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

題王徽仲孝弟類編後

人有常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嗚呼君子之處達也其道必有以及之而能兼善固也至於處窮而欲私善其身豈不隘哉古先名賢不幸偃蹇顛沛無權以達其志則退而政行於家俗成於鄉近尤能使同時不善者有所愧遠尤能使千百世而下聞其風者有所慕正如溪澗沼沚之浸雖狹於江湖而其勢皆足以潤

物惟盜名無實之徒精神氣韻無所振激乃類於斷潢𥩲井未渫而先竭耳余自屏居以来常以自勵亦以勵同志至上饒得窮者一人曰王宏微仲以孝弟類編示余余讀之有味於其言使好事者人傳一編置坐間朝暮熟復而感發焉雖官府不立可也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余為咸淳諸生時楊鵬舉去太學久矣然以鄉里前後輩見余輙說太學不休口此其天資篤厚綢繆舊故豈

如他人朝遊暮忘若逆旅相逢之為哉去仕各二十年始以所編太學登科題名示余余為之重慨盖余家自余以上數世皆在太學習聞父兄時議耻於不入學而不耻於不仕故雖江浙近郡亦有逢舉不赴得恩不陳以為高者時三舍法嚴又不易出仕雖當仕之人俊才高等亦須盤薄掩抑待年久之而後解褐以陳同父劉潛夫聲望卒不敢假借他途以出餘人從可知矣故當是時宿儒老生既無利禄得喪於心國有大事則不顧

鈇鉞羣起是非之其理明其言重往往令人悚息畏聽退而歌吟庠序間有以自樂亦無不遇戚戚之歎自後一相進一法改恩數益寬禄仕益易而太學不得如前日之重矣今使鵬舉與余輩復為諸生相從顧不媿乎

題唐師善談乘

往時木石尤先生居吴中每朝膳畢四方之賓遊雲擁其門先生幅巾野服出見客瀹茶一啜坐中談說典章儀註經術吏事以至巫醫筭奕之類無所不有日且中

又茶一啜而散以為常郡子弟載筆札從屏後竊記其所言雖未嘗執卷問學而人人談吐各有本末無白丁之媿於時陳端明居崇德林直院劉南兵居莆亦然丁巳歲尤先生史禍發此事俱廢表元生愈晚又居窮鄉白社然猶及識老先生十數公時時衣冠廣席必援引前言往行以助談柄故亦不至虛為年少一二十年来無復此樂欲略閒嘉定端平前後成敗曲折噤口瞠目有茫然之嘆每羣居燕聚舉閭巷牀笫猥褻近事則相

與哄堂絶倒而已可勝言哉臨安儒者唐師善深潛而駿發出其平生所著談乘十二卷者見示於塵埃羇旅風雨呻吟之中讀之快哉尋常雜書多重複牴牾而此編一一精確可以補亡決惑者甚衆固幸遲暮之猶有所遇而恨師善亦有衣食憂旦暮且去而不得款曲相成也於是為題其梗槩於卷末云

題沂州先賢考

世人所稱五福宜若皆聽命於天余考洪範之説壽富

康寧考終命四者容或天可為之至於攸好德則在人而已於天無與也余自知讀書以来見古人名賢盛德君子為之歎欣慕悦及江湖道路邂逅交接聞一嘉言善行亦願執鞭捧謁如恐相失此豈有所驅迫美誘而然哉以遠者猶然若使鄉鄰里閈而有其人焉則慕之當何如故古者鄉先生没則祠於社而其久也百世猶紀其遺烈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傳之類皆足以起人之敬思而風俗名教亦因之而增重且又人無窮達貴

賊通得行之而法所不禁則何為而不為沂學舊有忠賢堂刻鄉賢名字於石兵火燬滅矣海漕萬户王輔臣名君佐創意蒐討續之增舊之數起自周太公望至唐末已得二百九十六人猶恨近世者有闕而文獻不可問也來江南以謀於吾黨余嘉輔臣有功於風俗名教又與吾所謂攸好德者合既力賛而成之其古琅琊與今沂州及沂水所沿名跡相聯甚廣故採取寧過於寛惟夫雖居沂州而生無益於人死無傳於世者當稍釐

汰之使有勸云

題雪竇行紀後

四明洞天之麓有三僧刹其隂為梨洲杖錫而其陽為雪竇比二刹稍寛敞又近於人境遊覽之所易及然騷人勝士有事於雪竇者間涉筆墨往往不過單章隻詠以相酬答未有囊括本末而為一書者盖志書荒唐行役匆遽其勢不容不爾雖余之居近遊數亦莫得而詳也番陽吴熙載以故家名儒来為州判官奉公檄經過

留不暇久猶能採摭詢訪作雪竇行紀一卷事贍而辭精趣諛而理覈不但可以盡本山之故實而梨洲杖錫儼然如在目前人之材力相去乃若是懸遠哉聞山中僧多好事熙載宜布施此文使刻藏本山以示能者

題李太常試稿

江南多故家以余所見干戈以来有身為名人子孫問其祖父行事而不能自言者矣至於衣冠科目聲華詞藻相掩映數百年不墜若宣城李氏固不可多得也李

氏自唐已著入宋太常公以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此卷即其試稿中更散軼六世孫宗正公能搜考訪獲遂復為李氏物今又再世凡兩經兵火而其家裝潢如新良可人哉太常公廷試時猶用詞賦未改對策士大夫廉恥自重無挾書假借無冒名請託人人各以所學著見故動輒得士云

題提學陳侯講義後

古之為儒惟其傳寫之不可已者乃有簡牘至於師生

講學必口授耳受今之魯論載記問答漢儒之師說康
成之鄭志皆其物也後世既無專師為師者以故事不
敢廢則書成文累幅時節臨諸生高坐讀之謂之講義
彼此漫不知何語因何能有所感發成就然嘗聞臨川
陸子靜在鵞湖講君子小人義利章坐中聽者為之流
涕吾鄉袁廣微使江東講孝經數日官屬有棄禄歸養
親者是雖故事而言之輕重又係乎其人哉提舉學事
永嘉陳侯示教平生講義若干篇純篤精實機無虛發

盖其文獻問學淵源有自来矣

題徐山長講義

講之為言義兼師友主於反覆辨難以成其說余猶及見浙閩諸老先生開講不用寫本直是據案口說後進者質問於前隨機應答粲然可述講退各以所聞載之方策而寫本出焉今之講師朔望抽方尺之紙書陳說累百言忽然臨高朗誦聽者漫不知何語以為故事不可廢而已固不敢望有所激發開悟徐則高為長於饒

之雙溪見示此卷皆與諸生月講之作如天人性命綱目該涉既廣而名物度數官守世次地理之類考據思索俱不踈漏古稱教學相長詎不信然衰老廢放加之以驅馳形神惘惘何由頻聞至言乎書此以識媿慕之意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古之經師與其門人弟子羣居有辯疑問難授者無强聒之煩而聽之者易入非如今人書盈几之紙臨容文

之席無疑而游談不問而寢語者也然誠知其無益而歲時朔望庠校之間有不敢廢以為不爾則益無所事而已鄉前輩全州教授王君守之由太學決科余生晚不及識而其家子弟從遊甚厚因得見其在清湘時所為諸生月講若干篇粹然君子之遺言予既感慨繫之以辭遂歸卷王氏俾寶藏之更數十百年覽此又為古矣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昔孟軻氏稱能言距楊墨者以為聖人之徒夫聖人之徒豈易易然而一言距楊墨即與焉推是以論人則紹興之末乾道之前能言主張魏公排秦檜又不肯媚大淵者可謂之君子之徒非邪然不媚曾覿其賢易决魏公雖終始不道和而輕信累敗罔功又嘗沮忠良相李綱使不得行其志是雖欲盡賢之而人豈盡信之乎曰魏公輕信取敗誠有之最甚者富平之役及與李綱不悅皆在少年輕鋭時晚歲識鑒精明純誠勁氣不挫益

加遂與伯紀傾懐相驩期有所濟而伯紀且死朝廷内外更呼迭嘯無非秦檜餘黨四海所倚以枝梧三綱五常者惟魏公巍然獨存而陳應求胡邦衡王龜齡若獻肅陳公邦彦六七君子附之摧奸抑倖扶正培本一時朝望山立焱起嗚呼壯哉大徳辛丑春余與獻肅四世孫處久同客錢塘出行狀志銘謚議及省牘名賢遺墨之偶存於兵火餘者以見示瞻仰慨歎悽悒久之

剡源文集卷十九

剡源文集卷二十

元　戴表元　撰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跋濂溪二程謚議

濂溪周元公初未嘗以道學自名而精修妙悟上接鄒魯其衣冠言笑雍雍然與人蓋無異耳大程先生亦用此道至伊川先生始以軌範肅物之論有所不屑然當純公既沒衆說紛紜卒能堅忍植立而不墜其師法者

伊川先生之力也夫由前之道則廣而難窺由後之道則高而易踈知之尚艱況從而名言之乎加之渡江以來世故之所消磨時尚之所擯黜吾鄉考功臧郎中為此二諡議時去黨禁之閑歲月纔幾許而剖析精微搜揚幽眇繪畫鋪張委曲各當非知之真其孰能為此之言哉伏讀遺編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跋宋元憲韓獻肅二公流盃小飲倡和詩帖

汴都諸公風氣渾厚初未嘗區區以詩篇字畫名家而

餘事為之亦非後人所及今觀宋韓二君子流杯倡和
詩帖如泰山喬嶽嚴重不言而雲煙草木自然輝潤人
撫卷三嘆

跋吳侯二蜂説

蜂之於蟲以螫鬭利害休戚與人宜不相涉今以不堪
其類之強攫忘已之螫而赴急於人人宜不直其類之
強攫忘螫之惡而助之此人心天理之自然不可泯絶
春秋存小國者進其襃滅同姓者甚其罪殆與看雲道

人此文同義

瓶城軒銘幷序

吳興淩德庸規寢旁小軒為習讀修省之所而摘先賢法言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云者名之瓶城刻源戴表元為二銘題其楹曰

物生於土而散復為土然陶人得是土也濡之炊之而為瓶則一成形以終古至於收藏鹵莽缺破齟齬亦不能以復補不如為土之為愈也惟口亦然善出其言則

玉帛歌舞不善出之血流漂杵喜為福主怒成禍府故明者慎之與其違時而傷義寧且默而無語也

上謀依情中謀依兵下謀依城依情無傾依兵無驚依城無爭意之兵人其來無形其去無聲有寇之禍無寇之名至人忘意堯禹之征賢士制意桓文之盟上不能忘中不可制惟城斯憑故必無喜而清無怒而明無懼而平然後可以居無危之樂而收無辱之榮以庶幾乎君子之城

周氏彝軒銘

凡人有靈莫良於心存之聖賢違斯犢禽拱把百尋咫尺千里叩其造端不越常理常理伊何人之秉彝父坐子立兄行弟隨夫婦禮睦朋友義正放乎君臣曰忠曰敬言之未出童子能然言之既出壯夫所難端木費辨季由傷勇恂恂究公藏珍自重徐行無驚善養非鈍亨心在坎致命惟困我友天錫周室之望刊銘彝軒用永鑑覩

昉軒銘并序

日初明為昉日之明無時而不有也而旦也人始見之人心之明人惟不見其用用則見於威儀辭令政事而人始為之瞻仰歎咏故觀人者不可以不見其明而期人於闇自觀者亦不可以人所不見而不用其明里友蕭子西春秋高矣方治昉軒以為藏修之室而請文於余乃為之銘曰

群動夜息人方安眠我視闇室燭龍在淵亦既旦止東

方載明乃見旭日心虛日清昔晦非沒今明非出動作為光虛靈其質外物之來日千萬趣嗜欲溥蝕紛華陰霧敬謹保毓勤勞運為上天之載我惟新之人言中歲如日將晏蕭子勉哉常如始旦

朱漆印匣銘

彪其鞹日見而不鑠黝其中靜乎有容處不失方出不近迂楊朱氏之徒歟漆雕氏之徒歟

復心齋銘 并序

復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里士陳景惠取以

名讀書之齋曰復心而剡源戴表元銘之其辭曰

陰六之極是為寒冬天道當復雷行地中我有篤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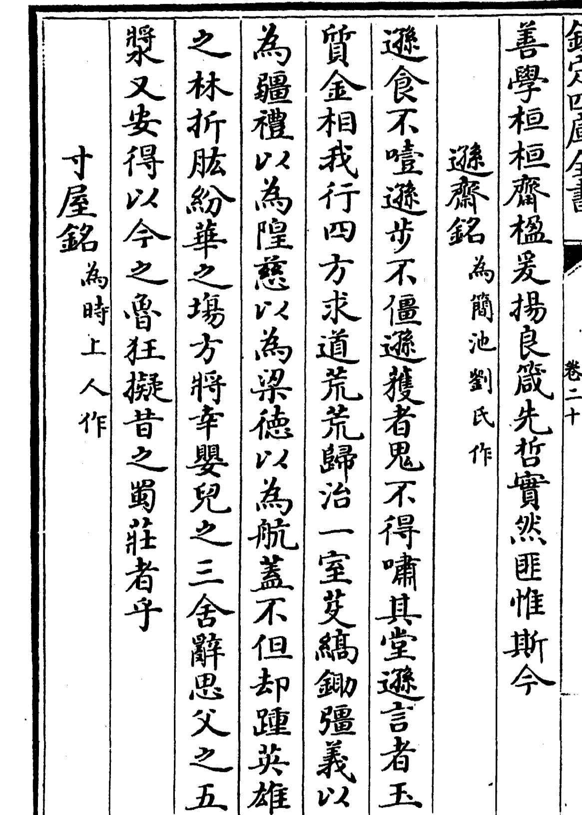
焉觀心不出户牖明神照臨方其未復天地懸隔乃既

復之如還故宅父命子諾夫言婦隨行行伍伍無闕無

虧無闕伊何其先本全無虧伊何遊乎自然惟兹精微

不能絲毫睨則愈遠抑之滋高勿謂既復返亡逐奔守

者少怠寇窺爾垣束爾筋骸攝爾知覺百爾所思不如



善學桓桓齋楹爰揚良箴先哲實然匪惟斯今

遯齋銘 為簡池劉氏作

遯食不噎遯步不僵遯獲者鬼不得嘯其堂遯言者玉質金相我行四方求道荒荒歸治一室芟縞鋤彊義以為疆禮以為隍慈以為梁德以為航蓋不但却踵英雄之林折肱紛華之場方將率嬰兒之三舍辟思父之五緊又安得以今之魯狂擬昔之蜀莊者乎

寸屋銘 為時上人作

我聞黄庭治田以寸治寸不勞而收千萬四方之流出自金仙乃有寸屋其法同銓惟人一軀不能數尺心居殼中如苞條棘厥苞幾何纔寸而方靡至不受有闢皆藏道義輜重事為鋪設父愛子恭師和友悦人求容實我獨容虛實計不足虛存有餘卑儉為楹清淨為梁載以正直覆之慈良燕處横肱美寢便腹六合為胸八荒在目廣居雖廣以寸為度寸寸不已莫窮其數剖爾扃鐍徹爾藩垣寘懷信踵以據無垠

君子軒銘并序

蜀牟先生名其婿秦張楧授徒之室曰君子軒取孟子所以教者五之辭云剡源戴表元為之銘曰

維古君子有國有民德符命圭化行垂紳王風之陵賢不必貴乃有專師以名抗位舍爾洪荒從爾澮溝八荒茫茫雲興於邱哇收經鳴椓夷道開素王之門三千其來嗣者鄒公拓孔之疆舌舐楊墨氣麾齊梁逆拂順磨明滋陰潤力施一夫功踰千乘我聞至言厥教雖五泊

乎有成一似時雨肅肅軒楹雍雍佩衿哲人嘉謀如玉如金莫尊匪禮莫善匪文咨爾君子各敬其身

奉化州庠小學箴

維人之初其天渾渾有識而爭能言乃昏方其未然揖遜折衝習之既堅嚴誅莫從於昭先民厥重小學用耻興畏因恭道覺童牛受穿負載千里良駒服羈以配君子有一點悍竊轡毀車御者惡之甚於猿狙記誦藴蓄詞章潤飾專精棄時矜能敗德姬父翼翼虞舜蒸蒸任

如鴻毛舉莫能勝噫嘻州儒聚講有廬髦彼群髦亦步亦趨我作訓辭爰警傲偷匪我則然維聖之猷

袁氏字箴

國袁氏子瓘字敏存請言於剡源剡源為之箴曰緊玉之生與石同族緣有其文以追以琢厥文伊何外潤中明潤溥陰施明涵陽精惟禮有瓘取材斯先純和邕通芬香潔蠲目持踵從息視心聽臨之孔威曷敢不敬堂堂袁宗累世朱紫政流岳牧名在圖史追爾賢祖沈厚

寡言孝通神明信孚魚豚鍾慶於子是為名父培埏蕃
耘勤勞纂組為兹嗣續厥惟艱哉負重惟德致遠須材
有一怠傲如器斯捐奢淨沉湎取仆招顛實老在席恭
陳訓辭兢兢惟㩳敬以存之

真贊二首

遊戲夷惠之間雎黃管葛之上蓋其愚近達慵近放戇
近直遲近讓至於潛光返獨澄源觀曠審一區之易足
悟兩岐之皆妄固不害其為風平川淨天融雲盎也

此翁足未嘗出門而心游萬里言不能脫口而手評百家故知之淺者以為江湖朝市得其真者許之泉石煙霞噫嗟乎其無他乎抑猶未免於誇耶

仇仁近真贊

廣袂長襦纓猴其胡素絲以為絇尚為是雍雍于于非平時慕作洛詠而歌吳歈者乎

鮮于君真贊

不可以為山澤之臞亦不可馳騖於功名之途夷乎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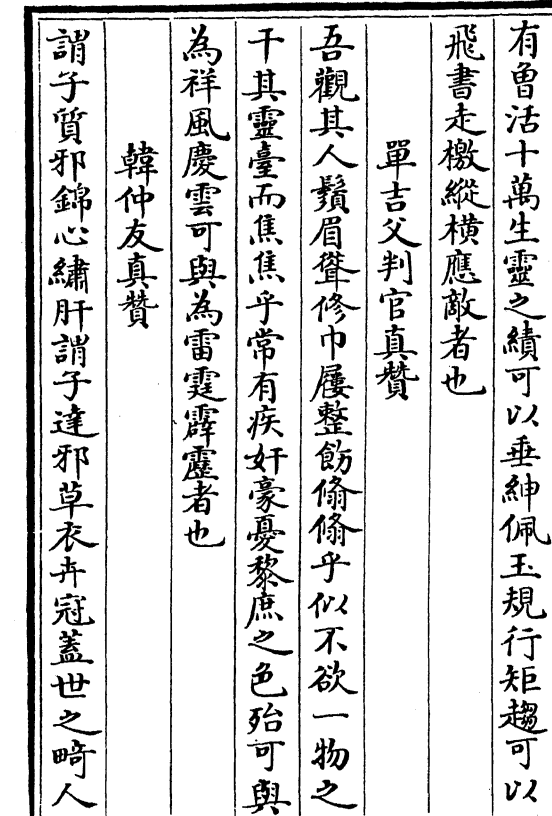
乎魯狂之徒乎

周義烏真贊

娭娭乎若無所為咿咿乎又若有所思頎頎乎若氣盛遠馳纍纍乎又若老而將衰歸來乎吾誰與為歸後有作者則不可知欲同世莫我瑕疵莫我為宜為無町畦乎為嬰兒乎噫

徐仲彬真贊

吾觀斯人胸襟漫汗如能吞八九雲夢之寛眉睫鬱勃



有魯活十萬生靈之績可以垂紳佩玉規行矩趨可以飛書走檄縱横應敵者也

單吉父判官真贊

吾觀其人鬚眉聳修巾屨整飭脩脩乎似不欲一物之干其靈臺而焦焦乎常有疾奸豪憂黎庶之色殆可與為祥風慶雲可與為雷霆霹靂者也

韓仲友真贊

謂子質邪錦心繡肝謂子達邪草衣卉冠蓋世之畸人

天欲完之而姑試以世材之難不然宅於荆食於韓宜可以偃仰盤桓尚何為飲鏃縱横之林而遡帆功名之湍邪

任仲端題真

衣冠禮遜以為雅飾詩書意氣以為清腴望之儼然知其為東魯之徒

蟾上人真贊

此老以清峭為骨故於物無所屈以慈和為貌故於人

無所較至於縱横翰墨浮沉談笑則又庶幾乎棘端之戲猴管中而窺豹者也

東坡雨行圖賛

玉雪心肝泥塗巾屨赤壁磯前蹇裳徐步宜乎馬吕諸賢援之鑾坡禁苑而不為榮章蔡二子投之蠻煙瘴雨而不加懼也

賛蘭石

風柔日暄不自以為妍崖枯水縮亦不自以為悪此之

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者耶

贊畫鬼戲

水息輪停風休綫偃有何煩勞作此舒展

一毬在肩衆鬼驚詡不聞施為以目相語

鳥飛於天與汝何毒陰機激之為是反覆

葫蘆在手筤簹在口自居其娛不覺其醜

寘行意坐不害為嬉枉矢哨壺從何得之

削方縈毫周代蹴踘嬰兒之心百死不黷

贊畫龍

溝江湖吾窟宅噴雲霧其裳衣誠無求而不得嗟無出以何為

千戶高君行述

人有居微履約不擇巳之便安而急人之艱窮又能當忽然之驚而不惑於鬼神死生之故此學士大夫有氣誼敏決者之所難也而或談笑造次兼之不既甚可稱乎然其名字不幸湮沉泯滅於稠衆之中沒齒無所表

見僅幸而天報之以賢子孫尚德君子惟論福澤之所由來而因得彷彿其為人若千戶高君者可謂希矣高君諱忠義族世出肅慎氏當金之存世襲千戶君父自遼東分鎮洛陽五橋寨於是君生方十五歲父以調發至慶陽病死君仍其職管攝軍伍有能名金亡居大名為民有權豪張宣差占據新附戶四十餘君引義訴列奪而還良蔡罕公開行中書省于三河之上帶銀牌為其府叅謀軍行纍囚如麻君一一審録疏理免者以百

計雖受罪自以為不寃至元師南興充軍所儲和雇運糧官漕輓百餘萬石襄漢間接餉軍迴猶有餘積以功最當峻遷十二年十月七日竟死年六十七娶吳氏生子男某教習儒業不仕孫男天祐今為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問理官君長於弓馬射獵百步内不發虛矢性質直不好浮屠老氏見貧困者即解囊賙給無吝容渡江之役汴梁多逃軍黄河置禁甚嚴不得脫則往往於民家傭雇或乞食市井狂活君輙饘粥之且喻以理法勿

為非客主皆得其便在江南遇俘掠男女骸骨暴露道路間出私錢收埋不知數尤不信神怪嘗督糧經汴梁西鈞州暮當宿驛驛吏告有妖不許宿君徑入篝燈至丙夜據牀瞪坐須臾有扣門者問何人不答再問又不答遂問汝寧非鬼乎敢入即入其門忽自開形狀一似小嬰兒而不見其的君呼前使取足下屨稍近因手擒之亟竄走出稱官人我再不敢來矣次夜又聞牕外悲啼聲問之云我即昨來取屨幾見擒者且吾本欲伸宪

非妖也吾本州家庖夫為前驛吏箠死埋竈後每官來
出告訴而官反怖我故不得聽我語耳君憮然明日為
白州將理其事掘所指地得白骨一具改瘞之驛遂無
事余嘗涉獵史傳凡君數事皆數有而求之今人無所
見以為恨殆風氣日不及古而為流俗汨沒以至於是
聞君之舉謂之近於豪傑特立獨行之士非歟金兵潰
時君孤行滎陽道中一人對面張弓欲射君弓自折竊
意天地間善類常自有物扶衛之射不得侵賊不能害

世謂沾沾沾名行險之人禍福可以智計避就又非通論也謹述

東平趙氏述

東平趙仲文繇浙西臬掾遷江東乙巳春以刑部至信州余備官屬得上謁見其貌甚溫氣甚清而言甚文心賢之然舉口輙不能忘其鄉若無意於出者余疑焉曰吾家壽父年且七十有四母閻夫人亦六十有九凡仕欲以行志吾於仕幾何志於何行而先廢人子之養乎

余聞而重賢之既而出其家乘一通曰吾中原士大夫遭金季亂宗族世次俱莫能稽攷而趙氏所及繞止此往者不敢臆補失今不圖恐愈無以語後嗣傳永久幸為我述其槩謹按趙氏自諱海府君以上皆籍東平汶上縣泉溝村累世纍纍墓域在焉惟府君父避難暫徙鄆城縣死遂葬縣東下馬頭兵定子孫復還居汶上府君生瑞字祥卿是於仲文為父嘗為浙東處州平準庫大使考滿不復仕而耳聰目明膂力强健無異年少所

居雖廛郭田園地榭别業悉在郊外軒車騎從行留自
恣足以娱老時時為仲文一遊江南不久即歸仲文與
二季咸有子息讀書應門含飴繞膝足以承養噫乎仲
文誠如公言人生至樂孰有踰於父母兄弟及時無事
春秋歲序展省邱壟烹羊炰羔燕洽宗黨綢繆姻友處
有文酒絃奕歌笑之娱出有弋釣浮游登覽之適其與
離鄉棄土衝暑潦冒風雪以規銖兩之榮尺寸之積者
相去何遠遠哉余不及識平準公東平古為聖賢宅里

名儒鉅卿今猶林立觀公之行藏進退及居家教子可以知鄉閭風俗之美師友學問之益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詎不信然敘家世竟因附見區區歎羡如左仲文名煥弟某某是歲大德九年二月四日剡源戴表元述

知奉化州于伯顏去思碑

奉化之為州山踈而水迅踈故土居者清勤力業而少餘貲迅故仕遊者儻侻外顧而無留心鹽絲蔬米埏冶果植器畜之饒不通於四方而衣冠文墨閥閱意氣之

交異時常與形勢相為長雄故其民亦或號為難治大德癸卯冬蒯丘于侯以九卿世家來為守專用忠厚文雅廉慈撫柔興弱銷沮囂競一年笞榜輕再年符移清三年科摇平逋流還鄉凋瘵完復吾與黎民漸漸知為生樂矣秩滿久不得去而天災作於浙東饑餓癘疫死者相枕侯日夜與其同寮謀所以拯之官糜有給隣餉有勸野刦有禁道殣有葬至於力不可施則以降貸減征懇籲于上蒙麾犯怒必得請乃已迄于今荒墟廢壟

閭猶有談笑炊耕以藹人數者皆侯之惠及州民既更生益孚侯誠熟侯叙呻吟按摩動相聞知亦與恬然若安居其鄉而忘去者今人常稱近民官為父母父母之於子寒也常恐無以覆之餓也常恐無以哺之危病也常恐無以護之比其既成立也有禮馭之有過恕之然後父母愈嚴而子愈親若于侯之於吾州安能使人不親而懷之乎懷之不已爰發於言言之可傳必載之碑繫之以詩曰維明有附庸負海西南名張實梏民不勝

堪孰返其逋有侯氏于郁郁舒舒清言雅趣亦既構宇乃疆乃理天降饑荒奪其乳哺葺墟作家續骸為人呻吟笑歌繄侯之仁侯性無怒侯軀無欲驅攘疾癘扶導饘粥民曰侯止侯毋我遺侯曰勿止我非爾私凡人有心以已為則無窮之瞻繫此貞石

王氏子葬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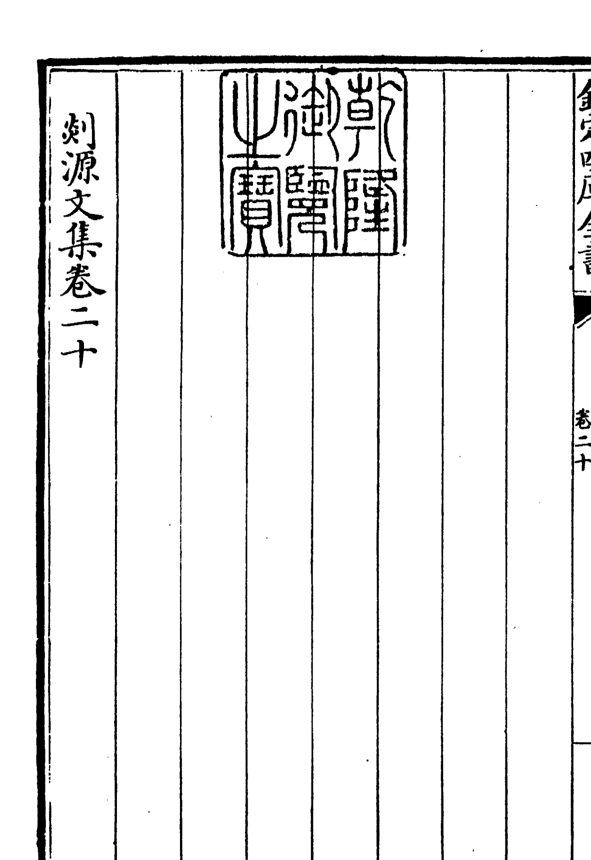
人之常情莫羨於久生莫不幸於夭折而孔光馮道之長年人之醜之也以為不如包羞而疾死顏淵伯魚揚

家之童烏得於天者劣矣人之念之也以為其身雖死而名存是何區區無常之好惡若是乎相懸邪蓋幽明善惡禍福之辨至於無可奈何而後不可以無君子之論濮之王氏子叔愚甚慧而賢余與其兄伯温遊其兄屢稱之既而其兄之友又皆稱之既而叔愚之友亦來與余遊叔愚之友又皆稱之既而非叔愚與其兄之友他與余遊而知叔愚者往往又皆稱之余竒焉而叔愚於其間亦自多與余遊余因人之稱而察之良信無幾

何叔愚以大德四年某月某日感疾死錢塘城東客舍年纔二十一於是叔愚之兄哭而悲之曰吾失才弟矣其母悲之曰吾失賢子矣叔愚之友若其兄之友若鄉里知舊悲之曰吾失佳士矣吾黨識與不識同聲悲之曰國失一良士君子矣親者既傷摧痛楚無以自容而疎者亦復嗟憐歎悼不能為懐夫斯人也天既生而材之驟焉而奪之何居嗚呼是真不可以無君子之論人之賢愚材否可以力為而死生壽夭之不出於已者當

姑置之使勿亂吾意故夫子慎言命恥無名譏老而不死而以朝聞道夕死為無憾叔愚年雖不髙今觀髙明之家處貴權通顯一人百年之間誰能不死一日輙車出門柳翣載道亦有能使人嗟憐歎悼如吾人之於叔愚者乎世之名譽或有能以矯取而至於行衆致逺則必敗叔愚之勢非能致人以自厚也而自其家庭自其閭塾推而至於逺且衆舉皆稱其名而信非有所聞之實而能然乎是則叔愚雖死而賢於人固逺矣而知叔

愚者其何悲叔愚愚諱友賢其先世本居東平祖仕濮因徙濮父演卿甞佐靳宿帥府典籖家世敦雅清素故叔愚生而凝重寡言篤學齠齓能文章其漸染服習然也死之年某月某日葬某州某原前葬諸公誄文挽歌之類裒為一編屬余叙次遂為畧具梗槩而詳其儻然者以釋叔愚之親之悲而亦以風勵吾黨云



剡源文集卷二十